



灵活机动 聚强击要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战法运用及启示

涂首龙 姬宏斌 袁 艺

引言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运用新战法,连续实施了五次战役,把所谓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了三八线,并牢牢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强敌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志愿军将士创造的灵活机动、聚强击要等战法,对未来战争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实施出其不意、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的“多路机动进攻战”

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我志愿军连续实施了5次战役,歼敌23万余人,收复朝鲜半岛北部领土,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这一阶段,我志愿军运用的基本战法可概括为“多路机动进攻战”,主要思想是:集中使用多点部署的作战力量,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发挥近战夜战特长,隐蔽接敌,以出其不意的多路攻击、特种突袭、反向突击等作战行动,大胆穿插分割、迂回包围,力求在运动中歼敌。

出其不意,多路攻击。利用敌之大意和有利战场条件,集中使用强大的攻击编队,多路隐蔽开进,突然发起攻击,以绝对优势兵力,形成强大攻击态势,从精神上震慑敌人,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如:第一次战役后,我军开始分东西两个集团后撤诱敌,西集团后撤至德川以西一线待机,东集团撤至长津湖一带有利地形隐蔽。待敌军于11月24日发动总攻势,推进至我预定攻击地域时,我西集团于25日黄昏,集中6个军分多路突击,迫使全线后撤;27日黄昏,我东集团第9兵团,向长津湖之敌发起多路突然攻击,迫使敌迅速南撤。

灵活机动,特种突袭。根据敌我态势和战场环境特点,灵活编组特种部队,选取敌作战指挥机关、机动道路关键桥梁等要点,采用突袭、奇袭等战术,打击敌指挥关节,破坏敌作战节点,为整体迅速歼敌创造条件。如:第二次战役时,第38军军长梁兴初受领围歼德川之敌任务后,认真分析敌情和地形特点,决定派出一支由侦察兵和工兵组成的特遣分队,于总攻发起前炸毁了敌撤退必经的武陵桥,切断了敌南逃北援的联系。

机动穿插,迂回包围。为配合正面攻击歼敌,编组作战力量向敌纵深实施远程机动穿插和迂回包围,完成对敌作

战力量割裂,使其处于孤立无援境地,震慑敌精神意志,为迅速彻底歼敌创造条件。如:第二次战役中,为切断敌撤退必经之路,第38军113师沿山间小路机动穿插,14小时强行军140多里,完成对敌包围。敌得知被围后完全丧失斗志,我军乘胜收复平壤。

打破惯例,反常用兵。针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在战法运用上打破常规,以敌预料之外的行动反常用兵,往往能达成意想不到的战果。如:第五次战役中,我第12军31师91团,是战役追击战中打得最远的部队,上级要求各部队后撤时,91团已与大部失去联系,团长李长林得知后撤的消息时,部队退路已被敌军隔断,李长林反常用兵,继续向敌纵深方向猛攻,寻机利用敌追击部队的薄弱环节,回头杀出一条血路,带领部队成功脱险归建。

坚持阵前反击和狙击相结合的“坚固坑道体系防御战”

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这一阶段,战线相对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我军基本战法可概括为“坚固坑道体系防御战”,主要思想是:以“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为指导,采取以阵地战为主,与阵前反击和狙击相结合的方式,在后方强大炮火支援下,依托坚固坑道体系,实行阵前反击、小包围、小歼灭战的“零敲牛皮糖”战术,达成迫敌和谈的战略目的。

多点坚固坑道防御。利用有利地形,建立多点坑道阵地,形成相互支援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合理编组作战力量,形成梯次防御部署,指挥多兵种力量协同作战,形成体系防御作战能力。如:1952年10月,“联合国军”实施“金化攻势”作战,敌选准卡住其阵地咽喉的一处要地——上甘岭,计划夺取我军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而此地一旦失守,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我们都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为守住上甘岭,我军建立了

完整的表面阵地及配套的坚固坑道体系,梯次部署兵力,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我军共击退敌营以上规模冲击25次,营以下冲击653次,经43天反复争夺,我军阵地岿然不动。最后,“联合国军”付出伤亡2.5万余人的代价后,被迫放弃作战。

召唤后方炮火支援。随着我军武器装备不断改进,相持阶段的各次作战,炮兵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军建立了步炮协同指挥机制,只要步兵召唤,炮兵都能迅速定位并消灭敌人。如:在上甘岭战役开始后,第15军军长秦基伟即组织炮群向上甘岭方向机动,敌每次对我537.7高地北山和597.9高地发起总攻击,只要我军表面阵地失守,炮弹就会精确无比地落在敌进攻步兵群里、打入敌坦克群里。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敌军伤亡的2.5万余人中,有一半以上死于炮兵火力。

前沿狙击“零敲牛皮糖”。即在防御作战中,以步兵分队为主,在炮兵火力支援下,采取伏击、袭击等战术主动打击敌人,把敌人的活动限制在基本阵地上。在敌反击作战间隙,我军又在整个战线前沿阵地,组织所有步枪、轻重机枪等射手,广泛开展群众性“冷枪冷炮”狙击活动,进行各种小规模有限目的进攻,分散歼敌,积小胜为大胜,经过全线无数次的小歼灭战,一口口吃掉敌人。1952年8月至1953年7月,我军利用此种战法共毙伤敌3.9万余人。

对未来战争的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战法运用受全局目标制约,要勇于打好未来战争“上甘岭”。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艰苦的作战之一,我军在此战中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不能后退一步。因为上甘岭丢失,将影响战局全局。未来抵御强敌作战,我军依然可能面临触及我全局利益的“上甘岭”,我们要坚决维护全局利益。一是选择好阻止区域。像上甘岭构筑防御阵地那样,精心构造攻防相拒、敌打不烂攻不破的新时代的“上甘岭”。二是运用好先进装备。上甘岭战役之所以能战胜“联合国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军有与坚固阵地体系相结合的先进装备,这就是后方强大的炮兵群。未来作战,要战胜强敌,同样需要发展并运用好新时代的先进装备。三是激发好战斗精神。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志愿军战士视死如归的精神换来的。未来作战,要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那样,激发每一位干部战士的战斗精神,用团结协作、同仇敌忾的强大力量战胜强敌。

启示之二:战法对抗中强弱是相互转化的,应不断创新聚强击要新战法。因受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条件制约,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军总体上处于劣势,但都能巧妙地在局部集中优势力量,这说明作战力量的强弱是相对的、辩证的,强中有弱、弱中有强。未来战争,我们仍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推动敌我强弱的转化。一是找准强弱转化的办法。多路进攻战中,我军利用敌人离开公路依托,失去坦克掩护战斗力下降的弱点,发挥野战、近战、夜战特长,实现敌我优势的转化。未来战争,我们同样要善于观察分析,找准敌我强弱优劣之处,采取多种方法调动敌人,在动态对抗中寻找敌之薄弱环节,改变敌我强弱对比。二是创新应对敌优势战法。上甘岭战役中,我军运用坑道体系和炮火反击,克制住了“联合国军”空地联合的轮番进攻。未来作战,要战胜强敌,也要对其强点和优势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如,对强敌提出的某些新概念新战法,企图通过将作战平台功能分解到一个弹性的杀伤网,来削弱我体系破击作战能力。我应从智能化体系对抗角度,切断敌分散平台的作战链路,找出破解的招数,保持作战主动。

启示之三:战法对抗有赖于体系支撑,善于谋求局部体系对抗优势。有效的体系支撑,是我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取胜的重要原因。未来战争,要战胜强敌,我们仍要积极争取局部体系对抗的优势。一是多域聚力,打击要害。未来作战将超越陆海空传统空间,向太空、网络空间、电磁频谱和信息领域渗透,我们依然要想办法选取要害目标和系统,通过多域聚集力量,形成一个局部优势,给敌以致命打击。二是攻防相助,稳定体系。上甘岭战役之所以能取得最终胜利,主要得益于我军建立了坚固坑道与炮兵群相结合的防御体系。未来战争要想取得胜利,依然需要科学运用攻防两种手段,以攻助防、以防强攻,通过局部体系优势战胜强敌。三是并行攻击,瘫痪系统。第二次战役中,我军运用多路机动、穿插包围的战法,取得了辉煌胜利。未来作战,我军依然可以用并行攻击方式,对敌作战体系的某一系统,如保障系统实施同步打击,彻底破坏其作战体系中某一系统功能,切断敌OODA循环,瘫痪敌作战体系,成功夺取作战胜利。

群策集

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是指事物、现象之间及其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技”为技术,是进行战争和遏制战争的重要物质基础;“计”乃计谋,指作战时有计划的筹谋,可衍生为战法,是战争活动的重要指导。“技”与“计”符合唯物辩证法事物的联系关系,无论是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还是人机协同的智能时代,两者均对战争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互为影响,“技”与“计”相生。“技”决定“计”,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仗。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从发展到打击,已由海湾战争的数天、科索沃战争的20分钟、阿富汗战争的10分钟发展到现在的近乎实时进行,促使打击样式即“计”在质上发生变化。“计”同时反作用于“技”,好的技术需要与之匹配的计策,才能使技术优势充分体现,“计”若不配“技”,即便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也难以取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但作战指导仍停留在一战时期堑壕战的思维上,被使用闪电战的德军迅速击溃。究其原因,在于法军相较于德军,对新技术、新装备所蕴含的新功能新作用认识不充分、运用不彻底,从而导致战败的结局。

互为制约,“技”与“计”相克。技术上先进,力量上就有优势,胜算相对就大。历史上,汉武帝之所以能破匈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朝军队装备了新式武器与盔甲,单兵装备对匈奴占有绝对优势。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凭借其武器装备与伊军的代差优势,敢用传统的地面突击战法国巴格达,并取得了成功。可以看出,拥有先进技术的一方,往往更容易战胜对手。当然,用好“计”,也可以做到以劣胜优,战胜拥有技术优势的对手。在2006年黎巴嫩战争中,面对占据技术优势的以色列军队,黎方运用伏击战法,专门编设反坦克组,分散配置在山谷通道两侧的死角,有效打击以军坦克;运用以地制空的游击战法,用便携式防空导弹精确打击以军飞机,发射后迅速转移下一个阵地,有效限制了以空军的行动。

互为推动,“技”与“计”相融。每次武器装备发生变化都会导致军队组织形态与战术发生变化,“技”推动“计”的发展。热兵器时代,“计”围绕火药武器的优势,战斗队形不断改进,由密集变为分散,由单一兵种独立使用变为多兵种有序投入作战;机械化时代,“计”围绕发挥机械化优势,非线性特征日益凸显,从集中使用坦克的“闪击战”,到航空兵与地面配合的空地一体战,作战行动打破线性,在多维空间同步展开;信息时代,“计”围绕最大限度发挥信息、智能技术优势,信息火力一体战、非对称作战、点穴战等战法不断出新。“计”反过来也会推动“技”的发展。被誉为

把准「技」与「计」的联系点

冯进邹力

“战略空军之父”的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在20世纪初系统地阐述了建设空军和使用空军的思想,提出了制空权理论,对世界空军武器装备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入智能时代,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智能化武器装备迭代发展的同时,要重视军事实践的反馈,重视过程积累,充分消化和挖掘现有技术条件的潜力。更要勇于摒弃过时的陈旧理念,大胆向未知领域超前设计探索,以前瞻的视野、前沿的知识不断加深对智能技术的理解,将技术的优势转化为作战优势。

强化模拟仿真训练

许景成

模拟仿真训练采用以软硬、软硬互补、以虚代实、虚实结合的训模式,呈现出场景多变、针对性强、安全经济等特点。作为实战化训练的重要形式,模拟仿真训练从战术思维形成、训练经验获取、评估方法运用等方面推进部队训练向实战化、实案化靠拢,是部队实际作战能力快速生成的有效方法手段。

为实战化训练提供战术训练经验。模拟仿真训练中,部队指挥员通过研判模拟仿真系统推送的各种情报信息和实时生成的态势图,及时把握整个作战进程,结合战场信息,判断敌情、我情、战场情况变化,调整作战方案,定下战斗决心,并通过语音系统及时下达战斗命令,组织部队协同训练。参训者在集中使用探照灯照射德军阵地也达成了攻击突然性。

谋略对抗,活用战法。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信息化战争中,虽然隐蔽战斗企图难度增大,但通过深入研究战场环境、作战对手,不断创新战法和攻击样式,在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采取敌意想不到的方式打击敌人,仍然可以攻其不备。海湾战争中,美军使用海军陆战队对科威特境内的伊军实施佯攻,主力则出敌预料地从沙伊边境实施“左勾拳”行动,成功切断伊军退路,加快了作战进程。在阿富汗战争“蟒蛇行动”中,尽管美军在战场上拥有全方位优势,但塔利班武装采取非对称作战和手段,利用山谷沟壑、雪地洞穴作掩护,出其不意地攻击美军,也达成了攻击突然性,使美军遭受了较大损失。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针对敌方惯性思维,采取超常的攻击速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敌发起连续攻击,可以打乱敌人节奏,使敌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同样可以达成攻击的突然性。

为实战化训练创新训练评估方法。训练评估是检验部队训练水平的关键环节,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部队训练情况,正确把握训练薄弱点,提出改进措施,是部队战斗力快速生成的

有效途径。模拟仿真训练系统可实现评估指标体系建模、数据采集存储、评估方案构建、训后回放、评估结果分析等功能,采用“客观评估与主观评估相结合,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相结合,单一评估与综合评估相结合”等评估方法,生成完整的训练评估报告,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部队实际训练水平,是评估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的重要手段。评估组通过研判训练进程,给出客观、公正的裁决,受训者通过反复观看训练视频,及时查找训练中存在的不足,并借助模拟仿真训练系统有针对性地开展训练,迅速提升部队整体战斗力。

为实战化训练创设能力生成平台。模拟仿真训练和实兵实装训练均是以实战环境条件为背景展开训练,以提高部队实战能力为根本目标。为节约训练资源,受训者可以首先在模拟仿真训练系统中训练,通过设置贴近各种复杂环境的能力,尔后进行实兵演练,检验受训者模拟仿真训练效果,查找模拟仿真训练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改进措施,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模拟仿真训练。形成“模拟仿真训练—检验模拟仿真训练效果的实装训练”针对性的模拟仿真训练—检验针对性的模拟仿真训练效果的实装训练”的训练模式,真正实现像打仗一样训练的目标,推进部队训练水平向实际作战能力转化。



信息化战争怎样攻其不备

唐家明

观点争鸣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历来是兵家制胜的法门,是达成进攻目的的重要途径。攻其不备的关键是出其不意,即在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采用敌意想不到的方式和速度发起攻击。信息化战争中,战场高度透明,进攻方的一举一动大都难逃对方分布在全域多维空间的“眼睛”,隐蔽进攻企图更加困难。面对日益透明的信息化战场环境,如何才能做到攻其不备呢?

侦察对抗,制造迷雾。作战行动可以看成由“侦察、判断、决策、行动”四个环节构成的一个相互关联的循环周期,对抗双方谁能够比对手更快完成这一循环,就可以剥夺对方的反应时间,从而在行动中占据主动。而破坏敌方作战循环的首要就是使敌方发现不了或不能及时发现己方的行动企图,使其来不及进入循环或进入错误的循环,由此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从而大大削弱其对抗能力。面对日益透明的信息化战场环境,要想隐蔽己方企图,就应做好以下两点:一是采取隐蔽伪装、战场管

制等措施隐匿行踪。使用各种制式或就便器材伪装自己,利用地形和气象条件隐蔽自己的行动,对敌侦察实施干扰、破坏,严密封锁消息,实施战场管制控制电磁辐射,等等,都可以有效隐蔽己方的兵力兵器、行动和企图。二是采取以假乱真、佯动欺骗等措施制造迷雾。通过施放大量真假假的信息使敌难辨真伪或不能及时处理海量信息,使其做出错误判断而进入错误的作战循环,以达成出其不意的目的。

心理对抗,因敌施策。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针对敌方指挥员的心理特性,通过干扰其心理活动,延误或扰乱其决策,趁其心理紊乱和犹豫不决时达成攻击的突然性。因此,要深入研究敌方文化传统、心理特征、行为习惯,尤其要把握其指挥员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个人爱好,针对其思维和心理采取相应的欺骗措施,因敌而制胜。抗日战争中,刘伯承元帅两次在七亘村设伏取得成功,就是摸准了日军认为我军不会在同一地域重复设伏的心理。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第一次战役就是抓住了美军狂妄自大、骄傲轻敌的心理给美军以突然打击。在作战过程中,还要采取各种侦察手段实时

掌握敌情动态,对己方隐蔽欺骗行动的效果进行跟踪与评估,分析敌方有没有上当,是真的上当还是“将计就计”,切忌只关注己方,犯“掩耳盗铃”式的错误。伊拉克战争中,面对美军的长驱直入,伊军曾利用沙尘暴天气隐蔽集结精锐力量企图偷袭美军,结果被美军侦察卫星发现,遭到美军空中打击而损失惨重,这是典型的没有关注对手能力而采取的一厢情愿的行动。

技术对抗,创新手段。随着各种新技术、新装备在战场上的大量运用,可以通过运用新技术、新装备,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或创新攻击手段来实现攻击的突然性。一方面,是使用敌人不知道的新装备,以技术优势达成突然性。如美军入侵巴拿马时使用F-117A隐身轰炸机,车臣战争中俄罗斯借助移动通信跟踪定位技术成功击毙杜达耶夫等,都是使用新装备和先进技术,发挥技术优势达成了攻击突然性。当然,使用新技术新装备实现攻击突然性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因为新技术新装备一旦被敌人获知和掌握,便失去了其突然性。因此,要不断创新军事技术,同时应加强对新技术新装备的保密,战场上才能出其不意。另一方面,创新装备和技术

的使用手段,达成攻击突然性。二战期间,德军使用滑翔机输送空降部队突袭比利时埃本埃马尔要塞,就是创新攻击手段的成功战例。朱可夫在柏林战役中集中使用探照灯照射德军阵地也达成了攻击突然性。

谋略对抗,活用战法。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信息化战争中,虽然隐蔽战斗企图难度增大,但通过深入研究战场环境、作战对手,不断创新战法和攻击样式,在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采取敌意想不到的方式打击敌人,仍然可以攻其不备。海湾战争中,美军使用海军陆战队对科威特境内的伊军实施佯攻,主力则出敌预料地从沙伊边境实施“左勾拳”行动,成功切断伊军退路,加快了作战进程。在阿富汗战争“蟒蛇行动”中,尽管美军在战场上拥有全方位优势,但塔利班武装采取非对称作战和手段,利用山谷沟壑、雪地洞穴作掩护,出其不意地攻击美军,也达成了攻击突然性,使美军遭受了较大损失。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针对敌方惯性思维,采取超常的攻击速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敌发起连续攻击,可以打乱敌人节奏,使敌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同样可以达成攻击的突然性。